

# 藥窗漫談

藥學系 訥 厂



## I 採藥歌

我國最早的「採藥歌」，為早期本草「桐君藥錄」的作者桐君所著。關於桐君的生平，其「朝代姓氏均不詳。嘗採藥求道，止於今浙江省桐廬縣之東山，偃桐樹下，或問其姓，則指示之，世因名其人曰桐君。後又名其縣曰桐廬；江為桐江；溪為桐溪；嶺為桐嶺；而山又名之曰桐君山。知醫方藥餌，著名藥性及採藥歌。宋時立祠山頂。」（見辭海，未記出處）

我國本草大師，南北朝時期，齊、梁間的陶弘景，於所著神農本草經、序錄中，曾論及桐君藥錄：「又有桐君藥錄，記其花葉形色。」可見桐君不但是我國最早的採藥歌的作者，並且是我國最早的採藥大師。

三國末葉，名醫華佗的弟子吳普，於所著「吳普本草」中，曾引用桐君之文，可見其著作絕早。

桐君藥錄，書見隋書經籍志，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。又見於「日本國見在書目錄」中，記有：「桐君藥錄，二。」可見本書早年曾流傳日本。

明，李時珍，本草綱目曰：「桐君採藥錄。桐君，黃帝時臣也。書凡二卷，紀其花葉形色，今已不傳。」

桐君究竟為何時代之人，今已無考。李時珍謂為黃帝時臣，雖未可斷言，然其書著於吳氏本草以前，並曾傳至隋唐之世，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採藥大師，當無疑義。

至於所著採藥歌的內容究竟如何，吾人今日已無由知悉，既云「著」採藥歌，當然不會像我們的「採藥進行曲」，必然是一種詞意古奧，內容豐富的作品。尤其連自己的姓名都不肯告人，自然是一個樂天知命的隱者。

桐君以後未見有撰採藥歌者。唐詩中，賈島的一首五言絕句，「尋隱者不遇」：「松下問童子，言師採藥去，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」乃是歌頌採藥者之歌，而非採藥人自己的心聲。

清代鄭板橋的道情和滿洲人文康所著兒女英雄傳裡的一首道情，彷彿有採藥人那種不問世事的樂天家的韻味。例如文氏道情的第十一折：「學神仙，作道家，踏芒鞋，綰髻髻，葫蘆一個斜肩掛，擔頭不賣房中藥，指上休談頃刻花。隨緣便是長江去，聽說他結茅雲外，却叫人何處尋他。」

這種放浪形骸，逍遙自在的情操，隱藏着避世的消極觀念，衡諸今日工業社會的積極進取精神，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迹了。我們今天學習採集藥用植物標本，乃是本於積極的救世精神，和旺盛的永知



慾望，當然要不辭勞苦，持之以恆，在認真的學習裡，自然樂在其中。倒不必沾染上古人那種詩入般的情感，徒然模仿古人那種道骨仙風的豐采，而忘記了本身的工作。

## II 巧取秘方

清，蒲松齡，聊齋誌異，卷十六，「真生」文末，附記趣文一則：「長山某，賣解信藥，即垂危，灌之，無不活，然秘其方，即感好不傳也。一日以株連被逮，妻弟餉食獄中，隱冒信焉，坐待食已而後告之。某不信，少許，腹中潰動，始大驚，罵曰：「畜產速行！家中有藥末，恐道遠難俟；急於城中物色蒞荔為末，漬水一盞，速將來！」妻弟如其教，迨覓至，某已嘔瀉欲死，急投之，立刻而安，其方自此遂傳。」

考文中之「信」，乃指信石，按即砒霜 white arsenic  $As_2O_3$ ，無水亞砷酸也。蒞荔，唐，陳藏器，本草拾遺始著錄，一名木蓮。明，李時珍，本草綱目收於蔓草類，作木蓮。考木蓮為 *Mora* 科 (桑科) 植物之 *Ficus pumila* Linnaeus，其果名曰蒞荔 (音壁利)。本草中末記其可用為解毒劑，未悉蒲氏所記是否的當。

「科學國藥」第一卷第一期 (民國47年9月1日出版，由作者等四人主編) 曾私擬「巧取秘方記」一則，本係補白小品，內容敘述與前文大致相同，惟最後所舉之藥物，則為防風四兩，而非蒞荔。考我國大陸所產防風，為 *Umbelliferae* (繖形科) 植物 *Leodebouriella seseloides* Wolff 之根，(日本則用同科之 *Seseli Libanotis* Koch，或其變種 *var. daucifolia* Franchet et Savatier) 民國三十一年間，藥學博士加來天民曾有論文發表，檢討防風之解毒作用。

附科學國藥所載「巧取秘方記」之全文：

張三爲了取得姐夫李西園的砒霜解毒秘方，費盡了心機，終歸失敗。爬在地下叩頭認師傅，姐夫以舅舅地位，師徒關係不成立，婉言謝絕；利用姐姐關係，翻箱倒篋，並未找出片紙隻字；請吃老酒灌醉，即使弄得他滿口胡柴，仍然沒有吐露出秘方的一言半語。

常言說：「老天不負苦心人」，終於機會來了。李西園某天忽然因案被傳，被縣太爺關進監牢裡。在前清的老式牢獄制度下，必須親人前往送飯。在送飯的工作，自然便落到張三頭上。張三疏通好了獄卒，把飯送到姐夫獄室，等他把飯吃完，才宣佈了他的哀的美頓書：「姐夫，飯裡已經下了砒霜

，你如果愛惜你的生命，就請趕快把秘方告訴我，立刻給你去配藥；如果你愛惜你的秘方，祇好讓它跟你一起進棺材！」「三弟，趕快到寶和堂，買上防風四兩，煎八分送來！」

## III 藥引

我國吃藥用「藥引子」，由來已久。近來膾炙人口的黃梅調，「梁山伯與祝英台」裡的一段藥引子，曾風靡一時。類似這種以藥引子難人的故事很多，例如明，吳承恩的西遊記裡，第69回：「心主夜間修藥物，君王筵上論妖邪」中，孫悟空為朱紫國王醫病，用大黃一兩，巴豆一兩，百草灰 (鍋底灰) 半盞，馬尿半盞，調成「烏金丹」，他開出來的藥引子是：「半空飛的老鴉屁，緊水負的鯉魚尿，王母娘娘搽臉粉，老君爐裡煉丹灰，玉帝戴破的頭巾要三塊，還要五根困龍鬚，六物煎湯送此藥，你王憂病等時除。」與祝英台唱出的藥引子，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可能「千年瓦上霜」的作者李荷青先生的靈感，或許便是從吳承恩大師處得來，亦未可知。

考中藥方劑中使用藥引，約始自明代，遍查本草方劑諸書，自漢魏六朝，歷唐宋金元，「方論」中除言「君臣佐使」而外，未有他說。至明，徐春圃，醫統正脈全書，始稱：「藥之治病，各有所主。主治者君也；輔治者臣也；與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；行經及行治病之藥至於病所者使也。」徐春圃爲明，嘉靖時人，「引經報使」之說，蓋即由來於此。及李時珍，本草綱目「名例」。論君臣佐使文，歷引陶弘景以降以迄金元諸家之說，均未嘗論及引經報使，可見此說當始自時珍以後。

考謝觀，中國醫學大辭典，有「引經藥」一條：「六經經絡，各有引經之藥：太陽經病，引以羌活、防風；陽明經病，引以升麻、葛根、白芷；少陽經病，引以柴胡；太陰經病，引以蒼朮；少陰經病，引以獨活；厥陰經病，引以細辛、川芎、青皮。治病無引經藥，則溫涼攻補之力難達。」惟未記出典。

至今日中醫界常用爲藥引者，如生薑、大棗、枇杷葉之類，皆常見之物，絕無故意難人之例。

引經報使之說，既始於明代，而梁祝乃晉朝故事，當時不但未用藥引，亦且無藥引之說。如此說來，「梁山伯與祝英台」的劇作者李翰祥先生，雖然在劇裡渲染了一段藥引子趣事，增強了本劇的娛樂成分，但實際上已脫離了歷史背景，這又不能不說是千慮一失了。